



奎
勇

Kui Yong

奎 勇 著
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奎
勇

Kui Yong

奎 勇 著


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奎
勇

Kui Yong

奎 勇 著



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

奎勇油画展序言

● 贾方舟



20世纪60年代速写《小巴特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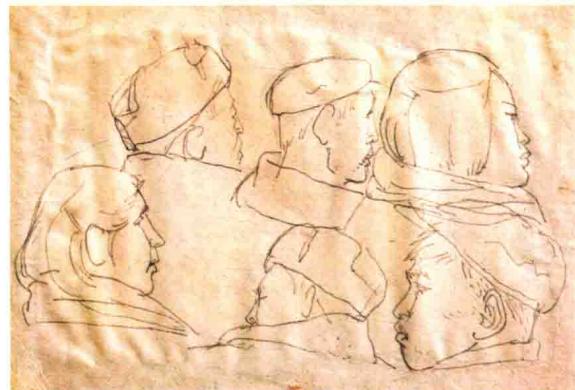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60年代大凉山速写

奎勇要办展览，让我写几句话，我想这是必需的。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，我还曾经是她的下级。1984年我调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时，她正担任协会秘书长的职务，我在协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。她为人谦和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处处为下级着想，我也积极配合她工作，回想那段时光，真是非常美好。80年代末，美协换届，我们两个都被选为协会副主席，虽然不再做具体工作，但也常有往来。

记得奎勇小我一岁，今年也已是年过70的人了。孔子说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意思是顺从心之所欲而不逾越法度。画了一辈子画，应该是顺从心意的时候了。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画作拿出来让大家分享，也是人生中的一件乐事。

奎勇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，1965年毕业回到内蒙古。“文革”前，她和官其格、包世学等都已是崭露头角的新一代蒙古族画家，当时的“老一代”蒙古族画家（其实那时他们都还年轻）如耶拉、官布、超鲁、乌力吉图等都是内蒙古美术的骨干力量。奎勇他们这一代的崛起，更成为少数民族画家的新希望。可惜“文化大革命”截断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创作生涯，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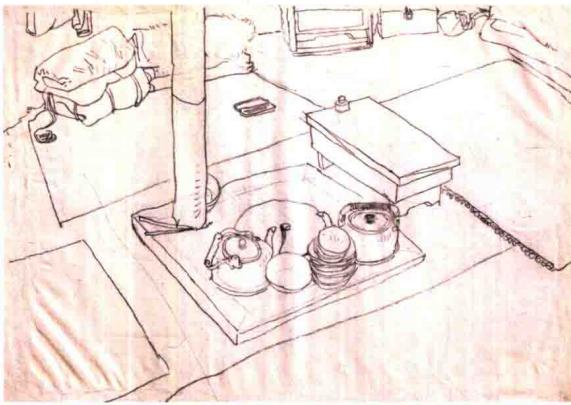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奎勇拿出来参加展览的作品大多是有主题的人物画或肖像画，很少有人知道她在画“静物”。当她把这些静物作品发给我看的时候，我也暗自吃惊，她居然默默地在家里画出这么多的静物作品，也画出了她的心境。如果说过去画过的许多人物画是出于参加展览的目的，或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，那么，这些静物作品则纯系为自己所画，并没有外在的目的。因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，奎勇虽然也不断有作品问世，但那都不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或者说，没有真正激发出她内心的创作热情，所以她始终感到有些茫然。但当



20世纪60年代头像速写



20世纪60年代头像速写



20世纪60年代速写《蒙古包内》



20世纪60年代
大凉山速写



20世纪70年代
内蒙古伊盟写生



20世纪60年代速写《我的小妹妹做作业》

她在“不经意中画了一幅以蒙古族生活用品为静物表现对象的画，从此一发不可收”。她也从此有了自己的方向，有了自己的目标。画什么，怎么画，不再迷茫。这样一步步走下来，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气候，这样的风格，这样明确的个人追求。

奎勇在这些静物作品中真正显示出她的绘画才能，无论是对描绘对象的形的塑造，质感的处理，还是色彩关系的把握，都可体现出一个专业画家的水准。特别是凝聚在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氛围，最是触动观者的心扉。那些不同的画面——热烈的、宁静的、欢快的、忧伤的不同情调，无不反映出画家在人生旅途中的心路历程。她作为一个单亲妈妈，一边工作一边抚养两个孩子成人，这个充满艰辛的过程，并不总是寂寞忧伤，也常常伴随着欢快的笑声和来自儿女的温馨和慰藉。而所有这些情感经历，我们都可以在她的画中得到印证。

从奎勇这些静物作品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五年坚实的专业训练带给她的造型能力和色彩修养，使她能够从容面对这些极平凡、极普通的描绘对象。这里既没有吸人眼球的重大的主题，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，有的只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：杯盘、茶具、蔬果、铜器、银器和餐具，以及插入花瓶中的山花野卉。但也正是这些平常之物才显见出画家的真性情。奎勇终于在这些“物”中见证了自己：平凡的人生，平静的心态，从不与谁争高下，从不以“官二代”自居，更没想到借父辈的权势去争个一官半职。多少年来，她都是过着一种极简朴的生活，在自己的专业之内做着最本分的工作。这些画作无疑可以证明她这些年来在“尽职”之余一直是以一个画家的方式生活着。所谓“尽职”，一是指她所尽之“公职”，一是指她所尽的作为一个母亲之职。她的“绘事”，只是在这“两职”之余的事，但它让我感到，这些年来，她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本分。

没有谁让她如此这般，这是她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选择，她以艺术的方式安度着晚年，在儿女身边，也在艺术身边。她是幸福的。

借此机会，深表我作为她的同事、同道和朋友的衷心祝福。



20世纪70年代速写《小妹》

我自1960年9月进入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油画班学习（现中央民族大学），当年19岁，至今已50多年了。在民族学院5年学习，因是少数民族学院，学费、饭费一律由国家承担，毕业后要求少数民族学生回本地区工作。我没有多想，高高兴兴回到了内蒙古，被分配至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，直到2001年退休，整整五十年。

我于1988年12月任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副主席。1996年7月任内蒙古美术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副主席。199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。我的油画作品参加过全国、内蒙古及内蒙古赴“苏联布里亚特共和国”画展，油画作品《八月》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，油画《体育静物》入选第四届全国体育美展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学习油画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，一切从政治理念出发，主张写实，反对形式主义。在校求学期间，教学方法主要是遵循以素描写实为基础，强调素描是学习油画的重中之重，是油画的基础、桥梁，强调没有素描就没有油画，是典型的前苏联学院派的教学方式。当然这只是60年代的看法，今天看来，这种教学方式还是有局限性的。在大学五年期间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学习肖像画，这也是我的最爱。画肖像一定要有令自己感动的对象，最真实地表现出他们的个性，质感自然就有了。这是我个人在画画中的体会，肯定不适用于每个人。

1965年7月大学毕业，第二年就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为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，我画过漫画、连环

画、年画、插图等。当时美术创作更强调政治性、主题性、命题性。从1965~1975年我没有多少艺术创作，第二个十年也因为孩子小受影响也没有多少作品。

从1985年到今天是我绘画创作的主要时期，画册里展现的作品，全部是1985年以后画的，数量不算多，质量也不高，但是我画画最多的时期是从1985年开始的，我终于画了第一幅自己想画的作品——表现的是蒙古族饰物静物的油画写生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到今天为止已画了近70幅油画作品，大多以小幅的静物、肖像画为主要表现对象。

这些画虽然不多，但每一幅都是在真情实感的流露中表达完成的，现在我可以比较自如地完成每幅作品，也逐渐理解了当年学习期间老师的教导，由单纯的绘画到更深层次的探究，进一步理解绘画的意义。

我的画以油画静物、肖像为主，以写生作为手段，抒情写实是我的风格，写意和装饰性是我的追求。

我喜欢花，更喜欢画花，在我的作品中画得最多的是花。花的颜色明快、鲜艳，是美的象征；花的造型不拘一格，随意性强，有千姿百态的变化，美不胜收，百看不厌。它使你愉悦、宁静。我的性格内向、寡言，所以与我相处了一辈子的同事都未必了解我在绘画上的想法，但我的性格里也有开朗、活泼的一面。可惜这一性格特质在我18岁之前几乎都表现尽了，留下更多的是内向型一面，这也导致我在绘画创作上的沉静和从容。我的作品是我一生情感的自然显现，蓦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里面没有设计，只有随心所欲，只有淡淡地静静地一步步地走来。



后院

布面油彩

40cm × 75cm

20世纪90年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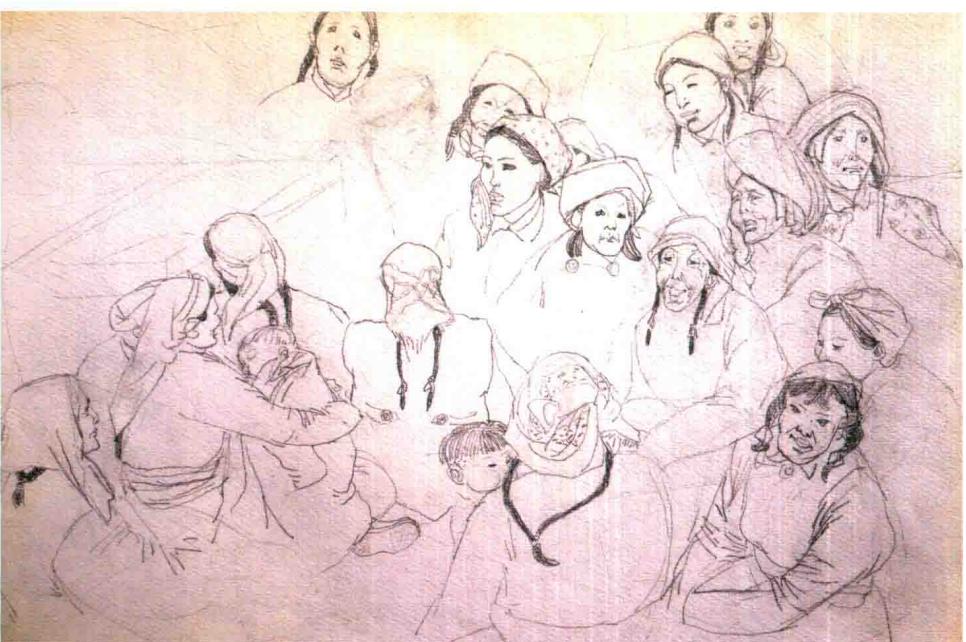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60年代乌审召速写



1964年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速写



1964年大凉山速写



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伊盟写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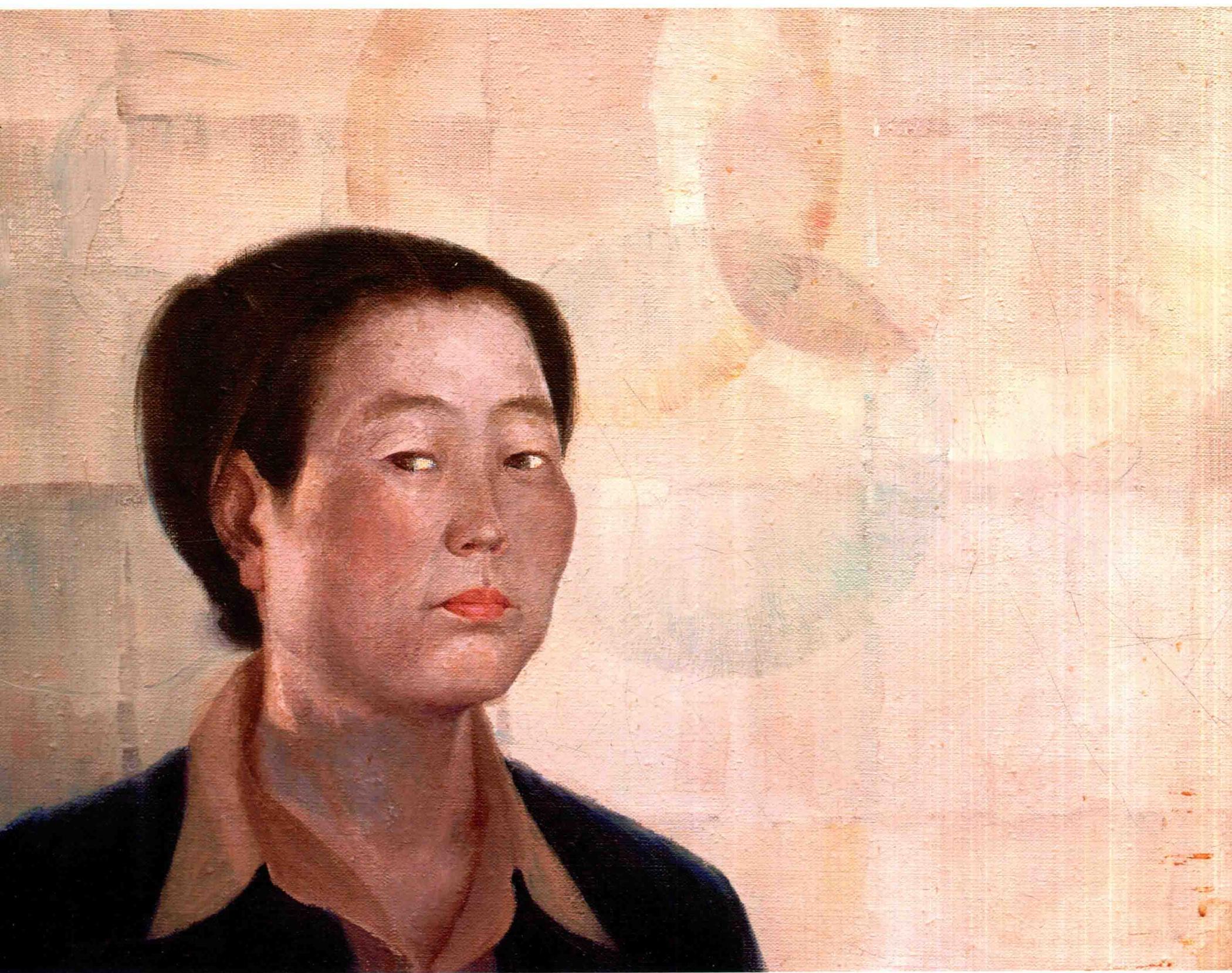


瓶花

布面油彩

60cm × 50cm

2000年后



自画像
布面油彩
50cm × 70cm
1987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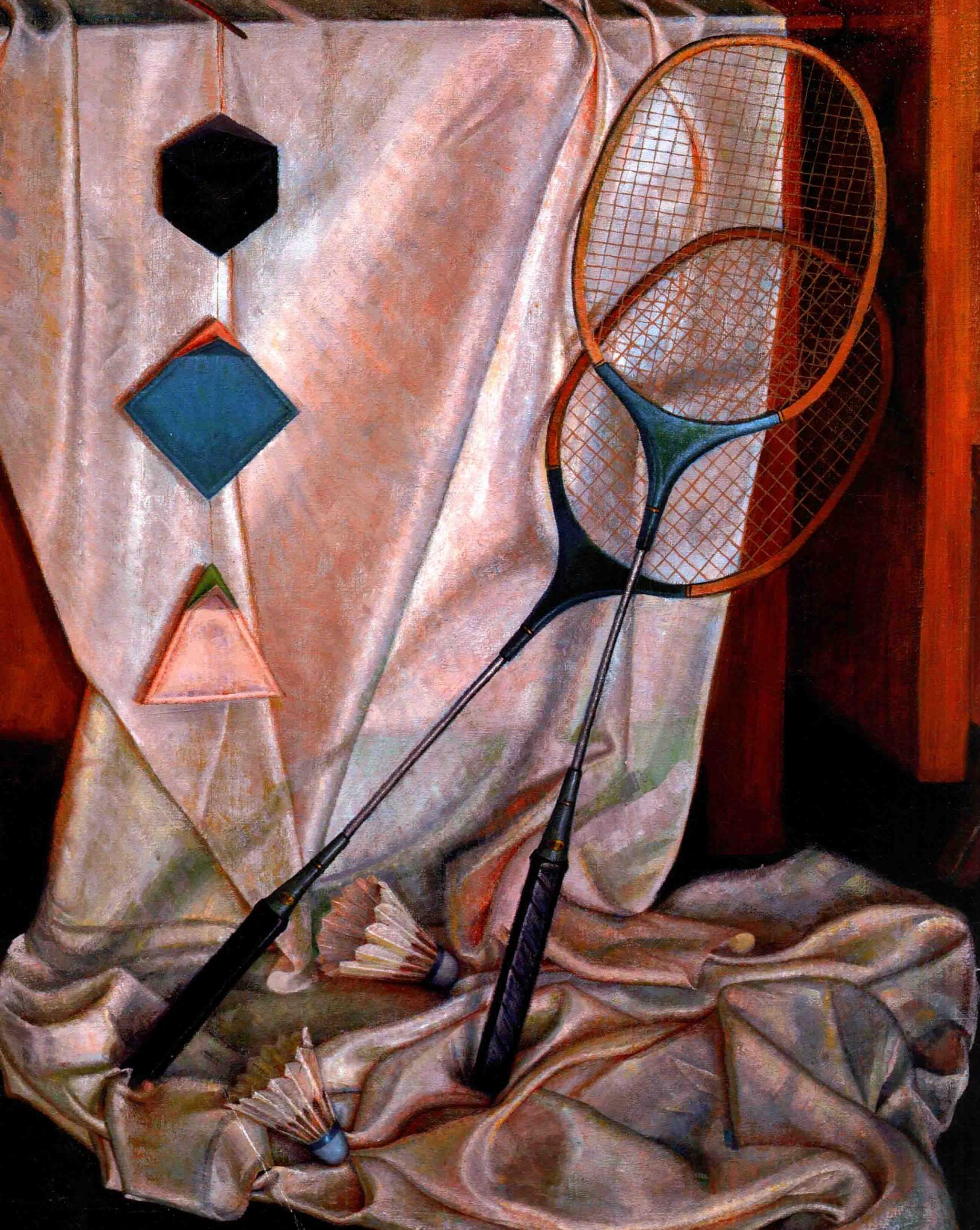


静物

布面油彩

40cm × 53cm

20世纪80年代末



羽毛球拍
布面油彩
80cm × 54cm
1997年
入选全国第四届体育美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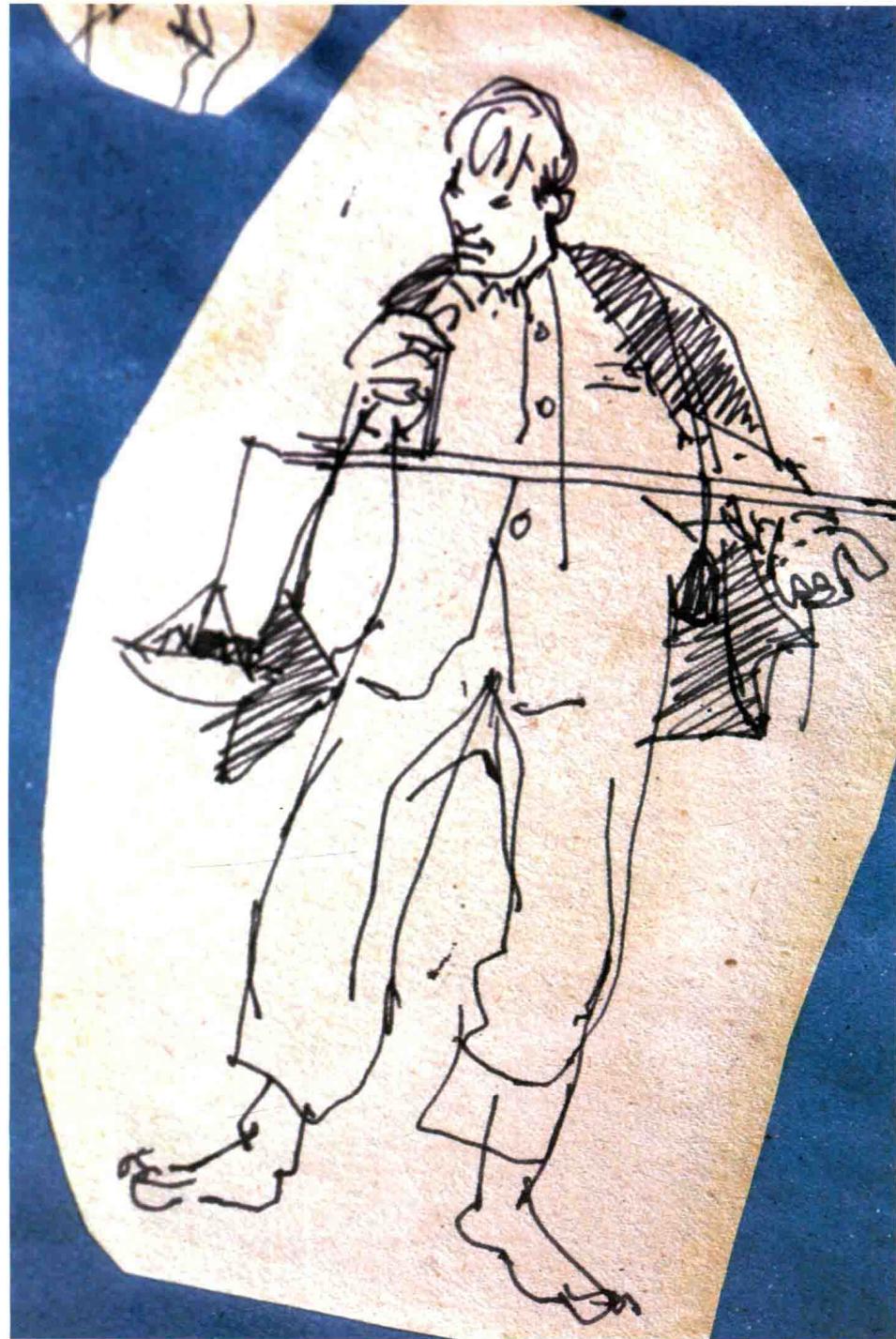
野花

布面油彩

50cm × 59cm

20世纪90年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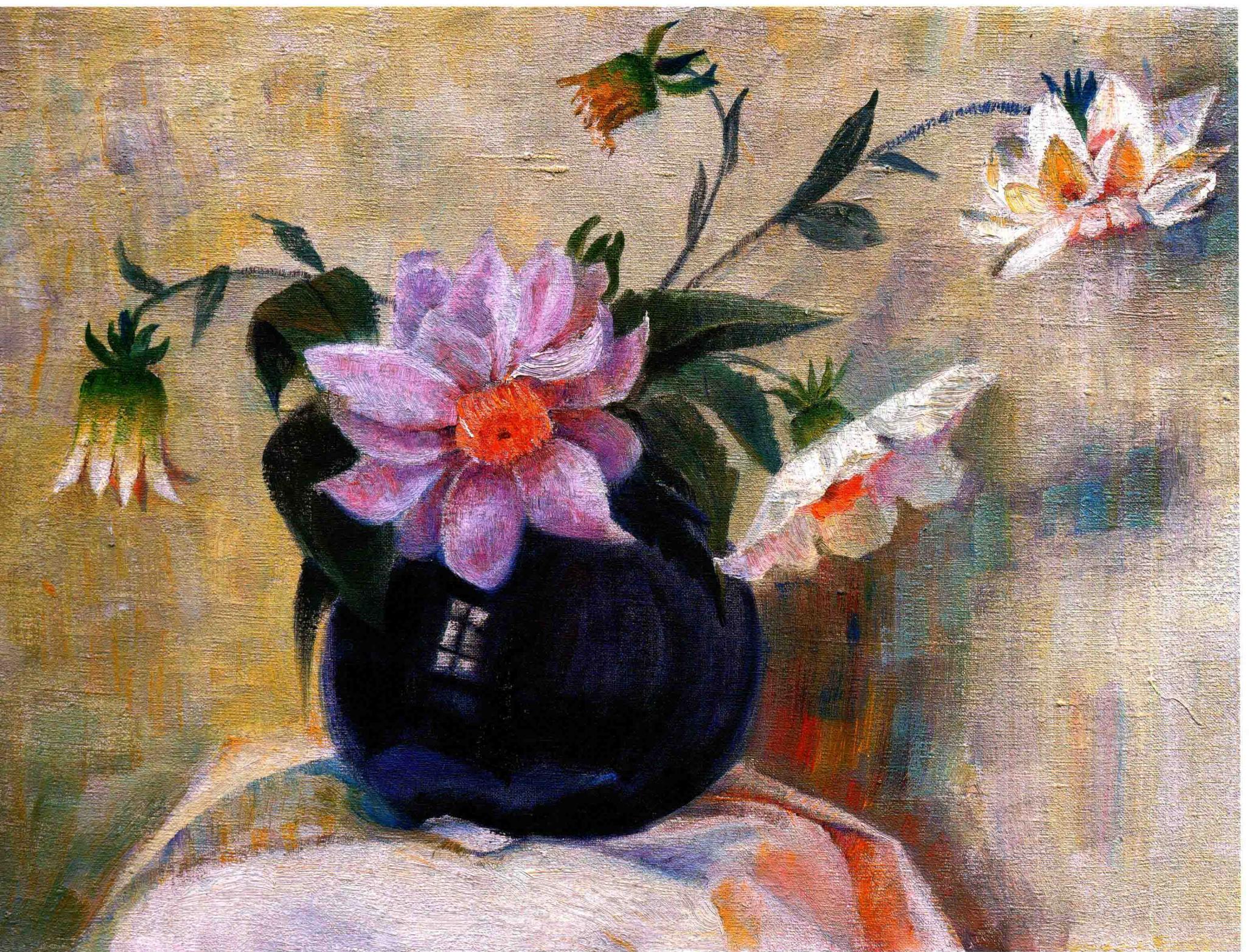
1964年大凉山速写



“文革”期间速写

茶具（右图）
布面油彩
50cm × 50cm
1985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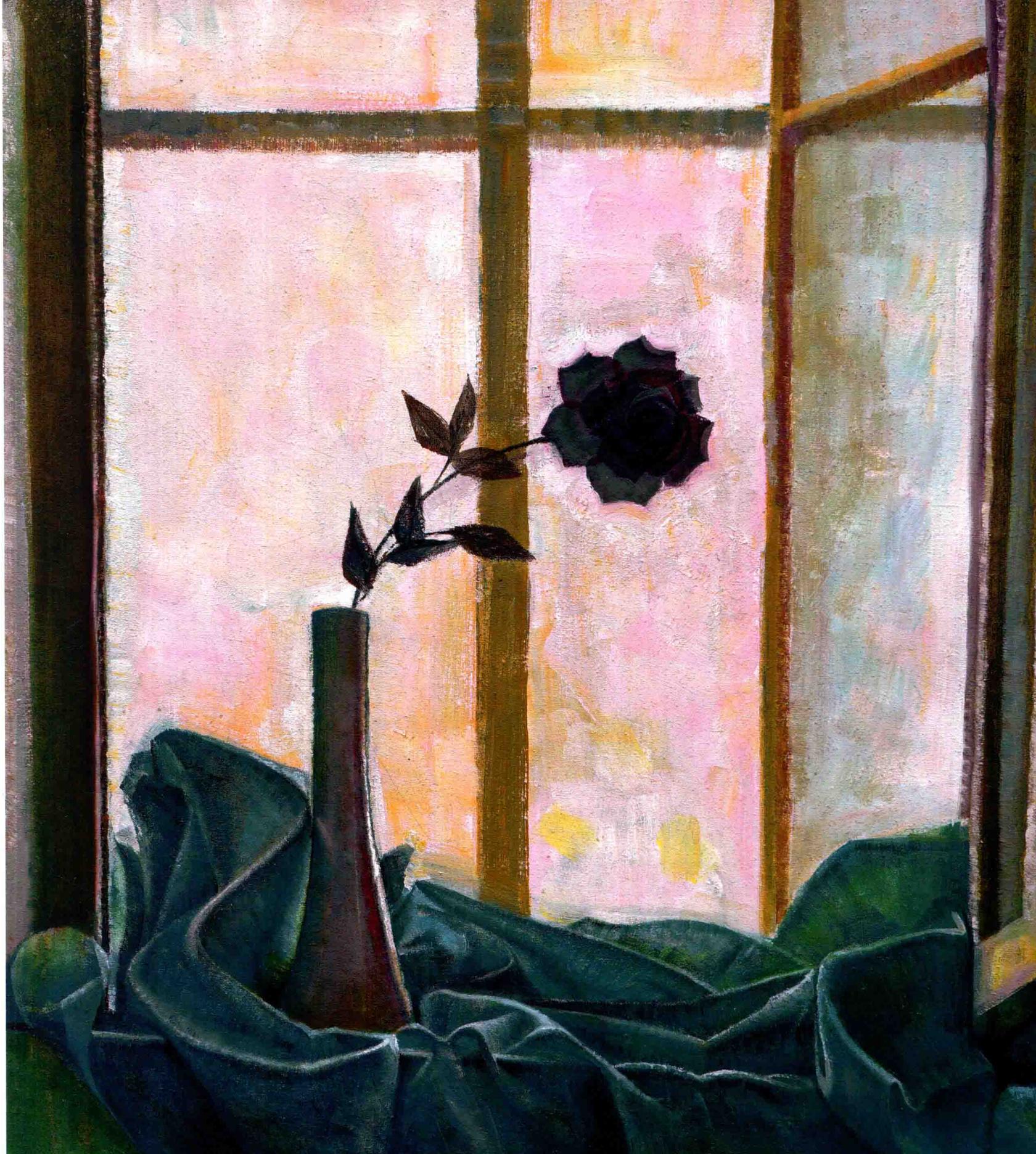


花

布面油彩

29cm × 39cm

20世纪90年代



逆光

布面油彩
65cm × 50cm
20世纪90年代

徐悲鸿